集說

Carpentier

集說

光廟嘗不喜一卑官不欲遷職累數年內宴宰樞皆在
殿上顧見其卑官亦已金帶矣心自驚訝宴罷急令銓
曹考其官實歷以進果皆以清班除擬而進也上乃曰
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爲也銓曹除官必
備三人擬進　光廟或以筆濃蘸墨計臨于三人姓名
之上隨其落墨處下點而或命宮人不解文字者點出
曰是亦命也
成廟鍾愛一王子多有過制之事烏府論之　上命召
入掌令某入謁上使之前遂書一句而賜曰世人最愛
重陽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昇

遐五山説林見
判中樞具壽求以奇技淫巧慫恿阿附無所不至朝野
側目三大將舉事日聞其結陣於光化門外渾家痛哭
罔知所爲有一健奴曰人之死生各有其數何可坐而
待死急具肉食我當導令公而去求幸免之地乃盛備
佳肴美醞鞍馬僕從略如常日前後呵擁而出到軍前
奴自持軺床引坐三大將越邊衆入雜坐於三大將之
前未及見具之來就坐也時九月初三日三人大將達
宵露坐飢乏之中發寒粟外逼思食而不敢言具奴指饌
榼以次授進又以大酌遞進諸公不問其出處到手輒
盡至四五遍始問此爲誰家之物具奴指具而對曰乃具

公之所賫來也三大將相顧錯愕之際奴曰今日之會
此爲大功非此則諸公應餒何以了大事傍有人曰此
甚是自此得交語漸有投機投策之事遂策勳爲君史
氏曰具之厄惡浮於任士洪而非但免死乃能轉禍爲
福當時三大將處事之跡由此而可想見矣
柳恒齋爲人曠蕩不檢爲時議所不容出爲忠清監司
題丹陽郡一絶拾盡凶頑石平鋪清淨流捕風因海若
然後放吾舟靜庵旣敗奸徒傳誦其詩爲柳不容於清
議而有此詩卽薦擢爲憲長柳卽日拜命經趍禁府自
門隙招靜庵執其手痛哭曰豈意至此耶遂論哀貞之
奸且面折之未幾被斥故安城郎舍及杞連詿告獄成

袞等上疏搆列黨人姓名雲居募四及冲庵被殺雲自
知禍迫及已縱酒爛腹而卒竹澗閑話
洪忍齋暹以吏曹佐郞往見吏曹參判許洽言間頗侵
安老且曰秦檜傳不可不使見李令公大慝也洽慘然
曰老夫忝公堂上醉而來見猶之可也而吾募無分且
是法官之長我少失禮則所關非輕切勿往也因呼洪
下 戒令直還本家毋得他往洪遂辭出直向流家下
人不得止之洽使人探之果已致矣洽曰吾過矣使吾
下人勤還本家則必無此事大禍今起矣急馳馬去則
洪已還矣洽曰洪正郞大醉不省人事流曰顏色如白
玉者有何醉色但無所言耳洽曰外雖如此其實大醉

雖有所言何足與較流不答洽無可奈何而還流夜抵
安老家翌朝獨啓而鞫之省獄一日受一百二十杖氣
息將絶乃流之海島方未出獄骨節盡碎呼吸不出謂
之已死寘之墻下覆以草席公亦昏〻如睡忽聞呼委
官拜者三判府事已下奔走下迎公開目視之乃大偏
也公瘖謂寧有是乎其後三十年公旣入相以委官坐
禁府其時執杖者尚在云史氏曰人之死生本在於天
雖有百許流其能殺一忍齋哉洽之於流其可以魯衛
視之哉 寄齋雜記
宣廟朝聖智出天凡邊事規書皆自睿斷備局諸臣每
有下問以聖教允當覆啓而政院奉行不及往〻惶恐

待罪故其時語曰待罪承政院　上教允當備邊司
宣廟朝內官李鳳庭嘗昵侍竜光供筆硯間頗得震
翰模法李東皐浚慶時爲首相俾招鳳庭責之曰汝
以內官模習　御筆將欲何爲不改當有重刑鳳庭
大惧效松雪體以變之　宣廟聞而喜焉
貞淑翁主　宣廟女而東陽尉內也嬪其庭挾隘告
之於　上曰隣家逼側語聲相聞簷宇淺露无有碍
隔願得價而買其地　上曰聲低則不聞簷隔則不
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容膝足矣因下籠簷二部
曰以此而蔽之可也翁主不敢加點
壬辰倭變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

斬飢民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作詩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群中冤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盞分餘瀝慰啾啾芝峰類說

金將軍應河字景曦鐵原人登武科嘗遘熱疾將死其友持冷藥大呼曰子嘗自許死國事今因一疾寂莫而死誰其知之者將軍即張目盡三椀而甦戊午達奴犯順川府將軍以助防仍授宣川郡守臨行謂軍官曰夜夢吾首為賊所斬吾將殺賊不浪死遂佩二弓百箭而行諸將以為怪已未臨河之戰我軍敗衂將軍下馬獨依柳樹射殺無數而死將軍之忠義大賊壓營衆寡懸殊而從容擺陣賜旗獨戰一奇也胡兵未來呼通使意

在搆和公終始力戰二奇也下馬依樹示以必死數千
之衆血戰不降三奇也手中長鎗死且不釋有若更起
殺賊四奇也方春暖節死肉不朽怒氣悖〻如生五奇
光海朝弘文館書吏金忠烈見寵姬金尚宮用事人心
憤惋上疏赫〻宗周褒姒滅之我朝鮮三百年宗社金
尚宮滅之臣爲殿下痛哭等語到政院論議不一終至退
却忠烈稍解詩律自號玉壺公松閒見錄
權石洲韠善詩落魄不拘節傲世不擧赴光海辛亥設
科策士進士任叔英所對諷論時政言甚切直考官惧
而不敢弃光海親鑑大怒命拔去榜中兩司交爭韠有
詩云宮柳青〻鶯亂啼滿城冠蓋媚春輝朝家共賀升

平樂誰遣危言出布衣宮柳蓋指外戚諸柳布衣指叔
英也光海治獄搜黃瀷家文書見此詩惡之仍命拿鞫
刑竄翊方出東大門外見人家壁上書權君更進一盃
酒〻不到劉伶墳上土三月將盡四月来桃花亂落如
紅雨歎曰此詩讖也吾其死矣勸君之勸字書壁者誤
書權字者也時當三月桃花亂落遂未赴謫所而死
許筠常行作無據之事每令朝野傾倒丁巳回京師曰
中国有林居漫錄宗係蒙誣如舊不改光海大驚即令
筠委往申卞筠多載珍賄以往僞書彼此御府文籍定
奪回報光海以為大慶朝廷遂上尊號沈一松喜壽知
情狀謂同僚曰前於己丑已盡昭雪今日又卞何銷削

之搆揑斥逐喜壽出門賦詩曰出門是非棄官啟回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定價願籍猶有驚朝衣檜山

雜記

光海廢世子祬之將死也仁烈王后告　仁祖曰祬之罪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興亡在於德之修否係於心之操捨決於俄頃故古有朝為天子暮來為匹夫而不可得者　殿下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後有賢於　殿下者乎前人所為後人所效願勿殺祬以為他日保我子孫之計　仁祖墮玉淚頷聽而勳臣輩啓請案法竟賜死

光海還濟州李延城時昉為牧使申飭廚人潔其膳羞

以進光海喜有異於前也曰此必受恩於汝者也隨往
宮人曰非也光海曰汝何以知之宮人曰爺〻之黜陟
臣僚一從後宮毁譽此件若曾由廷受恩者則必將薄
待故主擬掩前日陰祕之跡豈敢致誠如此哉光海知
為時〻垂淚低頭羞見宮人盖時〻靖社元勳延平貴
之子亦参勳籍封延城居而光海朝未霑一命云
仁城君珙　宣朝王子也曰戊辰柳孝立之乱遂遭禍
諸者皆竄配及蒙宥還蟄處畏縮故不蓄牛馬丙子秋
仁祖須賜馬貢愛置櫪間而無馴擾騎載之事及至
臘月十二日西報猝至蒲城烏竄　大駕入南漢仁城
君之子海寧君仮將扈從而家中只有此馬乃自鞴鞍

箱勒而前躍後跳殆不可乘而事急無可奈何不得不冒死騎之旣騎之後或躍或驟終能追逐屬車得入山城 仁城 仁祖聞其来謂羣臣曰仁城之子扈從来到予甚喜之曁還都首下仁城復官之命纔有 仁城諸子付祿之恩海寧常謂人曰家禍福之至莫非 天數當時吾輩復見天日皆由此一馬之力也 閑溪漫錄

趙之耘字耘之曾於金監司弘郁喪吊畢而出門東溟鄭斗卿入来為逡巡退讓東溟立而睨視曰爾是何人之子之耘舉親以對東溟曰聖上殺金文叔此為聖世之累惜哉〻〻蓋其時 上密遣掖庭人看吊者故人皆畏不敢吊東溟故發此使之聞之晦隱雜識

魚文貞公世謙字子益孝瞻之子夔甲之孫也性豪邁不拘小節在相位遭艱　成廟以其年老命食肉公對客恣啖之人頗譏議公聞之曰以我食肉爲不可則可獨處而食肉對人而不食肉吾未知其是也其時金濯纓馹孫居喪削弱自知滅性不待人勸而殺鷄食之乃曰余在翰林嘗書一牢相食肉之非不意今日身復蹈之

權栗亭節之始生也兩手之八指皆駢父母就四指中各割開處令兩相駢稍長膂力絶倫登文科爲弘文校理時　惠莊王在潛邸有大志日臨其第權佯在以見其志權未冠有親族任美女問候大夫人擧屋柱納其

裳其女甚悶然權妹膂力相等搴其柱而拔其裳於于野談

朴思庵乙酉歲領黃閣盧蘇齋守愼鄭林塘惟吉爲左右相鄭松江澈沈聽天守慶以原任坐東壁五公皆壯元及第其時作契名曰政府竜頭會軸松江有詩曰五學士爲五壯頭聲名到我不相侔秪應好事無分別等謂當時第一流五山說林

成直逸係字和仲任之第俔之兄也夢見李提学豈爲龍白家攀龍飛渡江岸草木人物皆非間所睹其後未幾伯高被誅真逸亦病々中作詩書之曰西風拂嘉樹零落發華滋我亦一天物玉汝未有期翌日而逝

魚贇成有沼之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鱗甲及長仕高麗王太祖時人咸稱其三鱗非常人也王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及是魚也因賜魚姓東閣

雜記

我朝穆祖兒時與樵童六七人同至南門外川邊大石下嬉戲有大虎咆哮欲噉人樵軍曰吾輩必無盡死之理此中有當死食者推與之可也仍各以所着小衣投之以驗其應食者自上至下無一衣見攫者至 穆祖投衣虎立而攫之衆樵以 穆祖推與之 穆祖不得已直往虎前川上大巖忽地崩落六七樵兒無一免者穆祖獨免而虎亦仍忽不見至今有虎隕石在川中亦

可異也完山志卽今寒碧堂前

癸亥反正日光海從北門逃出殿柳氏與數十宮人乘夜往後苑藏伏魚水堂中軍兵圍之數匝者兩日柳氏曰吾豈隱匿圖生者也使宮人宣言中殿在此則宮人輩惶怖不敢出有韓姓僕香者自請宣言乃出立階上曰中殿在此矣大將方據胡床卽起立而令軍卒稍退其陣韓又以柳氏意問曰主上旣已失国新主者誰歟大將曰　宣祖大王之孫而不敢言誰某矣韓又以己意問曰今日此計爲　宗社耶爲富貴耶大將曰　宗社幾亡故吾輩不得不奉　新主返正豈自爲富貴也韓曰旣以義爲名則豈可餓殺前王之妃大將聞此言卽

報至于　仁祖飯供頻原云公私聞見錄
五峰李文僖公好閔字希彥延平人武判書叔琦之曾
孫也少時與朋儕四五人會做於僻巷窮舍一夕諸父
皆歸家公獨坐讀書忽有瓦礫砂石自空亂下拂面撲
衣者無數公苦之俛首俯伏取冊籠以蓋身須臾有擧
籠作舞者曰府院君新來如是者五六舞蓋勳臣正一
品職而新來者俗稱新及第之號也公未久擢文科壬
辰策扈聖功封延陵府院君聞溪漫錄
天安客舍有鬼魅來往公行不得入處完豐府院君李
曙年少時以宣傳官賫諭旨馳赴湖南夜投本郡館舍
有鬼物開戶視之還閉門而退曰府院君在此不可入

慕堂俳語

太虛亭崔文靖公恒旣卒葬於廣州今南漢山城下其夫人有見識文靖葬後夫人見山曰此是無後之地宜改而國制禮葬之地不敢遷動吾宜別葬自卜於其地十里餘而卒乃別葬至今有後云 悔隱雜識

魚文孝公孝瞻嘗上論山家地理說之非上疏極諫明白正大 英廟問鄭文成麟趾曰孝瞻之論然矣其父母之窆能不用其法乎麟趾曰嘗奉使於咸安見孝瞻葬於漢津濱亦不擇地家法如此云 筆苑雜說

慶州風水無後餘故土狗皆短尾俗稱以東京狗至今京中亦目短尾狗曰東京狗 晦隱雜識

浩亭河崙字大臨晉州人素好相人謂閔政丞霽曰吾相人多矣未有如公之二甥者吾欲見之請公先容霽謂太宗曰河崙欲見君太宗乃見之崙遂欣然結交後爲靖社佐命功臣配享 廟庭東閣雜記

廣平大君諱璵少時相者言法當餓死 英廟曰予子豈有餓死之理乎盡以東籍田賜之遂移籍田于別邸大君後因食魚〻骨硬喉不食而卒芝峰類說

琉球國遣使来宴于南別宮李判書世佐爲舘伴蔡仁川壽亞焉宴已其使謂舌官曰判書於相法凶惡則善舌官曰判書不獨身顯三子皆捷科列要津其福罕世何以爲凶使默然曰非吾知也蓋慶陽長大豐碩望其

頗知其為福人聞者皆笑未幾慶陽閭門遭禍仁川能
獲終吉方知其善相也龍川談寂記
韓松齋忠氣稟豪放早有文名喜音律又能彈琴中癸
酉壯元以弘文典翰充奏請使赴京聞善卜者令譯官
問其平生首尾吉凶卜者推數只書藏頭體一律曰少
年才藝倚天摩手把龍泉幾處磨石上梧桐將發響音
中呂律有時和口傳三代詩書教文起千秋道德波安
弊已成賢士價賈生寧獨謫長沙後即被謫又被告杖
死獄中平生首尾彷彿如此亦可怪也
李貳相長坤燕山時以校理亡命常數月一至家見其
夫人而去一日到家天向曙不敢入隱竹林夫人以其

過期不至疑其死招筮卜之筮言不死矣影在庭中公
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晩年嘗云筮亦不虛云
李鵝溪山海遇南師古於宋松亭班荊坐話南西指鞍
峴東指駱峰曰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
其終始各散鞍者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
曰時事之革而後興尹斗壽輩曰值播越之變而興又
有若干人曰今 上即位初年而興以東為名分為南
北大小骨肉之譏其言果驗
沈士進友勝朴子龍東亮皆在備局司論及時事子龍
曰已無可為者士進曰君勿憂中興其不遠也子龍曰
何謂也士進曰洪延吉宗祿有子愚而不識字一日夢

占一絶句曰細雨天含柳色青東方吹送馬蹄輕太平名官還朝日奏凱歡聲滿洛城辛卯冬也寄示延吉謫所以為不久當見宥延吉叱之見謫何人而為此說耶云此豈非中興兆耶子龍語延吉曰此言然乎答曰有之文理不長故以奏凱為我放還之兆而天含字亦未知何意也子龍曰若論中興功此子當為第一延吉亦笑之寄齋雜記

曹臣俊公著號無悶翁家住松都申元澤混自安州教授拜校理承召過松都見無悶翁求詩即題贈曰仙官瑤籍遞群才何事翻然下界來騎鶴鞭鸞歸路近五雲多處是蓬萊申謝而去無悶更吟一遍而驚曰此是挽申

語也申歸京師數月而沒之
金判書時讓光海朝謫鍾城夢有人贈詩記得一聯不
到觀魚海何由見太平莫知其意後配寧海寓居觀魚
臺下癸亥返定始得北還
成文景公石磷少倜儻有奇節嘗爲楊伯顏幕下禦倭
失律當刑假寐有人言曰公着篙冠無憂也公解曰以
篙裹頭不祥甚矣竟貸死除名後爲首相曰吾夢篙冠
者乃高冠也
李校理首慶初謫穩城時夢受嘗如差奈官及放還乃
一千八日也香字千八日也是其應也金典翰弘度初
生其考僉知嘗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以爲小字及

長遂魁蓮桂人以為魁甲之應也戊午謫甲山而卒歸甲之應始驗其時金乩亦謫慶源而小字乃宜慶也人恠之

崇禎丙子之亂金自點為都元帥領兵在外嘗使南斗柄斥堠將丁丑正月十五日師次楊根忽以他人代之召斗柄語曰曉夢爾大人乞余今日改汝斥堠覺來心不安故以他人代之矣斗柄泣曰今日是吾父戰亡之月蓋其父忠壯公曾於丁卯之亂死節於安州也是日代斗柄者果遇敵死斗柄後官至參判兼御營大將閑居漫錄

成備齋俔少時出遊郊園道中歇馬臨溪而坐俄有一

客騎驢隨之至亦憇溪邊而各進朝餉客之僕開袱進
兩器一器盈赤蚪溢一晃烹少兒爛熟俔甚驚客勸俔
喫其半俔甚惡之辭曰食不曾慣俔異之問其僮曰不
知曰何時從遊曰自天寶十四年至今不知幾何歲月
而所食兩器何物耶曰一晃紫芝也一器人參也俔大
驚客乃騎驢而去謂僮曰今日當踰鳥嶺揮鞭而邁遂
不知所向俔歸家怳若有失仍識其所遇者乃呂真人
也盖天寶十四年呂真人胎化之秋也於于野談
南冢爲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模寫如畵可
謂曲盡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腑誰得似不知自
作傳中人芝峯類說

沈監司銈貪鄙無倫出牧大州專以唆利爲事甞語人曰我有男子十八人不貪何以資生但我終不害士林安自裕詈人曰沈平叔真士也人問其故自裕曰不隱其貪聞者莶冷石潭日記

閭巷間有玩好之物而被人則竊則咀呪法以怵之往往還置故處任斯文義伯爲黃海監司時所佩銀粧刀及銀盃見偷疑下人輩所見偷至於冠帶焚香親自呪呪聞者鄙之代任爲監司者辭朝南叅判老星以一絶題扇面以贈曰銀盃須藏客粧刀佩亦堅焚香冠帶祝無若李方然菊堂䏻語

俗傳金富軾鄭知常齊名一時不相能鄭爲金所殺作

陰鬼富軾一日詠小春詩曰柳色千絲綠桃花萬點紅鄭鬼批富軾頰曰千絲萬點孰數之爲何不曰柳色絲絲綠桃花點〻紅富軾如厠鄭鬼搤閤問曰何物皮閤平金徐曰汝父鐵閤平色不變亦不敢害後竟爲不免焉松溪漫錄

方進士運身短而髯長黃大成鉉戲之曰君之運字是孟子可運於掌上之運方應聲曰是莊子大鵬運於南溟之運時人以爲善對太平閑話

金乖崖守溫爲兵曹正郞郞有一人姓金者爲佐郞乖崖嘗語金曰吾善相人子之相法爲壽金喜曰試言之乖崖曰秘法何可浪傳若設勝宴少可敎陳金果設宴

會同僚語垂崖曰先生許我壽相何惜一辭乎垂崖曰先生已享之壽已過五十吾是以為壽相先生未享之壽吾何得知滿座皆笑太平閑話

戶曹正郎金順命禮曹正郎朴安性相與善禮曹清而戶曹富朴每有求金以為本曹供饋之資一日朴使又至金乃叱曰無物可給何不取吾臀閒而與之也使歸告朴時金通為禮曹叅判乃金之父也朴於是乃報金曰所患臀閒欲以進堂上可急送金不敢一言俯首而已太平閑話

鄭松江澈善詼諧壬辰之亂 車駕駐平壤松江寄與栁西崖許麓李坡谷誠中諸人會于練光亭遥見賊火

明滅於松樹銃聲不絶西崖泣曰吾輩死生只在朝夕此會未必非永訣松江曰不然畢竟同歸于盡何謂永訣西崖拭淚笑曰新亭之上豈可無淸談乎寄齋雜記

朴判書啓賢晩年植稚松于庭客笑之曰栽松作亭世皆笑之植此何爲公戱曰我死後作棺村客乃曰其時我爲弔客有木工從傍進曰棺則小人願造成之公大笑芝峯類說

李洪男有辨才任參議輔臣爲享樂正時任有子名曰克或云克字不佳洪男曰樂正子名克是何不佳之有又有安姓人有賤産求名洪男命之曰求法聞者絶倒芝峯類說

鄭礥與朴判書忠係同榻做業入楊屋忠係倡韵題試官不許忠係曰鄭礥於大同江上作文試官招鄭問之礥曰生果作之而忘之朴忠係能記之請招問忠係試官曰若果作之何若之忘而忠係之記耶礥曰生作而棄之忠係書而誦之故生則忘之忠係則記之試官及舉子皆大笑聲閧一場於于野談

梡上舍克新字汝健少時倜儻負氣放白振民大諫惟讓之子也戲訪梡曰君與梡色新莽幾親梡應聲曰色新系渭城吾系文城自不相涉未知白遊衢與汝父莽親幾白無以荅聞者絶倒盖白遊衢者街路名而遊與惟讓與羊衢與狗俗音同也芝峰類說

天使朱之蕃為詩浩汗不事精鍊飲量甚寬其遊蚕頭詩押泓字人戲之曰浩々詞源同鄭恊恢々酒量似俞泓盖俞議泓善飲鄭叅判恊為詩務多神速也鄭公聞而慍曰何以比余於朱天使耶人荅曰然則擬作酒量恢々同鄭恊詞源浩々似俞泓盖謂鄭善飲而俞亦喜詩而不甚工也聞者蘧冷上仝有詩曰眼高貧院無佳麗腸斷龍灣有別離因剪其髮以贈之余謂宜改斷腸龍灣為斷髮龍灣申判書點聞之曰此斷髮紋身也聞者大哂上仝

崔判書惠吉新得美妾以時同副承旨久鎖直不得出懇乞遆直於右承旨趙公纉韓趙曰令公餉我柿餅則

當許之崔即通于家發熟柿餅來趙不能飲而喫餅既
盡餓而滿局人告申時院吏唱右令公出崔曰今日許
我脫直而命監違約出去何無信之甚也趙曰命公之
柿餅小矣院中絕倒菊堂俳語

張斯文仲仁謂李判書景曾言及卜妾事公曰某人有
女頗美云君可極圖之恐爲疾足者之先得張曰大監
爲中人父公曰是何言也不敢當蓋俗以謂媒者中人
父而與張名音同故也上仝

嶺南儒生成汝信金泰始白見龍年皆七十而猶不廢
擧赴監試覆試三人聚首白髮交輝有一少年過而揖
曰座中闕一敢問其故蓋指謂四皓也成汝信荅曰其

一郎君之祖父而損世已久君不知耶少年退步舉場
拍手上仝
趙復興胖有其姑爲阮〻承相夫人故幼從姑養於阮
阮氏阮〻敗公與邢幸美人及一小官避禍本國中路
小官謀於公曰吾三人阮禍至此若有疑而問之是机
上肉又美人同行又駭人見不如割愛以圖存也相與
言議而美人亦英敏乃言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不可以
妾之故餅首就戮也泫然泣下設小酌相與訣别於街
路二人策馬兼程行百六七里許公悲念美人不已才
歩不能進其意欲還導美人更叙情也小官曰不須公
往奴當致公意而還也公曰諾小官往見美人墮樓而

絶鮮其指環而歸給公曰兒女之不可信如此方與二
官負說酌唱歌略無愧色可鄙之甚也公亦噬之既到
鴨緑江俱導堕樓之事出指環與之公痛哭幾絶到本
國娶婦生子五人俱顯位至勲相猶終身悼念每遇忌
日流涕而祭之青坡劇談

李判書世佐之夫人某氏　成廟罪廢尹氏之時公以
承旨持藥而去其夕還家夫人問曰聞朝廷論廢妃不
已畢竟何如公曰今日已賜死矣夫人愕然起坐曰傷
哉吾子孫其無遺類乎母既無罪而被殺子豈無報復
他日乎至燕山甲子而公之守貞被殺公為東市之慘
夫人先見實非常人所及也松窩雜記

妓女紫洞仙才貌冠絶宗室永川君定嬖之君嘗寵青郊月既而移愛紫洞仙適往松都〻有青郊驛紫洞仙徐達城居正以詩贈行曰青郊楊柳傷心碧紫洞烟霞滿意濃君大喜於衆中誦此詩誇之張翰林寧奉使本國每宴必目洞仙真傾國姿色後金天使湜遊濟川亭紅妓滿前問曰張翰林常稱貴國紫洞仙誰也禮官誑指他妓金曰非也果此人張公必不稱也禮官不敢隱以駟騎索洞仙於永川第金笑曰此真其人青坡遽談

論介者晋州官妓也癸巳當城陷之日介凝粧盛服粧立于矗石樓下峭巖之巔其下萬丈直入波心倭見而悦之皆莫之近獨一倭挺然直進論介笑而迎之倭將

誘以引之論介抱持其將直投于潭俱死壬辰之亂官妓之遇倭不見辱而死者不可勝記非止一論介而多失其名彼官妓皆淫娼也不可以貞烈稱而視死如歸不辱於賊可嘉也　於于野談

〇柳希春自號眉巖爲南平縣監白休菴仁傑宰茂長適得宋圭菴麟壽爲方伯三人相得歡甚圭菴心眷扶安妓不與之通繾綣只載而隨行每撤台從長南宰恒同遊處一道人謂之三差備云宋公瓜滿將餞于礪山二人及妓隨之宋公曰政愛此人之巧慧一年同席不及亂者實恐其死也妓即指前山衆塚曰果然也彼累累者皆我夫也蓋惡謔也一座大噱　巴人識小錄

沈相國聽天堂守慶少時美風儀解音樂嘗寓清原家外廳秋夜月午從蓮池彈琴有一宮女年少多姿自內而出相國延之上座女曰妾獨宿空房自內望見君風儀心常慕之今聞雅琴調韻甚高冒出而拜願聞一曲相國弄數調攜琴而出自此不復寓其室其女思想在心終病死

金庚信雞林人事業赫々布在國史爲兒時母夫人日加嚴訓不忘交遊一日偶宿女隷家其母面數之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長立功名爲親榮今爾與屠沽兒遊戲淫房酒肆耶號泣不已卽於母前自誓不復過其門一日被酒還家馬解舊路誤至倡家兒且忻且怨垂泣

迎公旣醒斬馬棄鞍而返女作怨辭一曲傳之東都有天官寺即其塚也李相國公升甞赴東都作詩曰寺號天官昔有緣忽聞經始一悽然多情公子遊花下含怨佳泣馬前紅鬣有情還識路蒼頭何事漫加鞭惟餘一曲歌詞妙蟾兎同眠萬古傳天官即女號也

南袞爲黃海監司鍾愛海州妓還到金郊驛謂主倅必以妓追別之到驛亭待之不來終夜無寐吟一絶書壁上曰葉走空庭窣窣鳴誤驚前夜曳履聲旅窓孤枕渾無寐半壁殘燈翳復明也

有一老兵使得少妓酷愛之罄庫以給妓瓜滿遞還歎妓別于驛亭把手以泣衫袖盡濕而妓目不淚妓之父母從

兵使背後自掩其面為涕泣之狀以教妓〻年尚幼者不解矯情而泣且無情雖欲泣而目不淚父母攝衣拊出之父母戒且責之曰使道馨營庫為爾起家爾為水石人也何無一點淚相送曰捽敺之妓大泣使之入兵使見妓泣而益泣曰爾勿泣見爾泣我益感矣爾勿泣爾勿泣

扶安妓桂生工詩善謳彈號梅窓以還上京貴遊子弟莫不邀致爭先與之酬唱一日柳斯文塗往訪之金崔兩人以狂俠自負者已先在座桂生設酌以待半醺三人皆泣目欲挑之桂生笑而擧令曰諸君各誦風流塲詩以助一歡至如玉臂千人枕丹唇萬口香爾身非銅

刀何遽断剛腸且足舞三更月衾生一陣風此時無味
惟〻两人同等詩乃是賤隷走卒之誦不足傾耳若有
傳誦未聞當於我心者當與一歡三人曰諾金先誦金
命元七言絶句曰窓外三更細雨時两人心事两人知歡情
未洽天将曉更把羅衫問後期崔繼唱沈喜壽七言絶
曰抱向東窓弄未休半食嬌態半含羞低聲暗問相思
否手整金釵笑點頭桂生曰前詩太拙後詩差妙而手
段俱低皆未足聽凡律詩〻之精者而七言近體響韻
意趣俱難吾當取其難者金遂唱鄭子堂七言律曰年
纔十五窈窕娘名滿長安第一坊蕩子恩情深似海花
長咸令嚴如霜蘭窓曰晏朝粧急松硯風高名履怔

相別每多相見少襄臺雲雨惱襄王崔曰此詩雖佳又
佳於此者仍誦高齊淨立馬沙頭別故遲之句桂生曰
此詩真是魯衛以下詩雖有清光風韵亦不足動人因
顧謂柳曰此間子獨無吟乎柳曰我本無文但嫪毒貫
輪之才耳桂生微哂崔怫然曰子雖有長才今日之事
當行詩令金頻有自矜之色顧謂左右曰一律可以歷
倒諸詩即朗吟鄭之升七言律曰秋霄已曙莫言長促
向燈前鮮繡裳獨眼微開晴吐氣兩肩纔合汗生香
脚如螻蟈翻波急腰似蜻蜓點水忙強健向來心自
負愛恨深淺問娘娘桂生吟咏稱意柳曰諸君所誦
皆是已陳芻狗何足刮目我當占新語一律立幟於

令日席上遂令桂娘呼韵應聲而對撰春豪士氣昂然
翡翠衾中有好緑撑去玉臂雙脚跑貫来丹穴兩弦圓
初着嬌眼渾如露更覺長天小似錢這裏若論滋味一
宵高價直千金桂生永嘆曰不料尊公臨此陋地也嘗
聞公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黄昏之詩仰慕者久矣今幸
遇之乃酌進一盃曰若使眼以霧天如錢則其價豈獨
千金而止哉向者諸公許多小吟不直一盃冷水金崔
憮然皆退去續古今笑叢洪奉士萬宗著

壬辰之亂兵曹佐郎李慶流為防禦使從事官戰敗死
於尚州其兄慶濤武將也領大軍防守順安適值忌辰
清齋獨坐忽聞帷壁間有哭聲曰兄氏吾未審之則慶

流魂也慶濬哭而問曰爾自何來曰吾死後欲訪吾兄
所居兵衛甚盛迫不敢近今兄静處乗間而來曰爾死
何地骸體亦在何處曰兵使之日菫抽身亂兵中埋伏
草莽翌日步上山寺路遇倭而見殺兄曰爾可以往來
于吾兄爺間勿往父母之傍恐益疾其懷也曰然吾亦
不忍使父母知之自此往來于兄爺家〻中事無不言
之淳〻如平日者三年不止於于野談
河修撰應臨甫十歲以奇童稱少年登第名聲正溢嘗送
客西郊有詩曰草〻西郊別春風酒一盃青山人不見
斜日獨歸來當時以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並稱而
識者知其短命不久未幾沒其友人遠遊湖外日暮歸

到青坡忽於橋邊遇應臨閭寒暄因托家事而去歸聞死已葬矣

任賓客統從胎顯世子入燕京病逝其子允錫爲開寧縣監忽一日公儼然来坐衙軒一家驚倒其言語動止宛如常日去時謂其子冥府早我以按察之任令適過此父子之情生死何關欲見汝而来仍招僮僕謂之曰汝等盡心主家之事毋或怠慢怠其夕飯以進半餉使之徹去曰神既而飽非如生人也坐語移時起去數步之外不見其形菊堂俳語

金英公之岱題義城舘詩曰聞韶公舘後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樓飛玉遂烟輕柳

腰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　甲枝郎仍按憑欄也可惜當時膾炙人口後十年無如之何時縣守兵某有一女曾與約婚於張宰相之子而兵雋與之任女發狂亂語忽詠出全詩邑人大喜錄呈按濂詩至今縣在壁上東人詩話

權文順公弘嘗一夜夢一老翁俯伏從許曰洪宰相將殲吾族願公救之老翁曰洪宰相必欲與相公同行苟相公辭之洪公亦不行是再生之恩也既而有叩門聲驚覺問之則曰洪令今日燒蟹於箭串橋請相公同之以此來耳權以為老人必蟹也辭以疾後聞之洪亦果撤行去青坡劇談

申文忠叔舟少時赴謁聖試與友人同往成均舘見路中一物張口上脣着於天下脣着於地同行惶怖却步就他路而行叔舟直入兩脣中有青衣童子拜言曰願從措大遊惟所指使叔舟領之自此童子隨叔舟不少離遂捷嵬科凡有吉凶莫不先事而言及其死也童子泣而辭去未幾而卒於于野談

成處士耼壽字眉叟成静齋耼年字耳叟皆仁齋熺之子文肅公瑢之曾孫也俱以文雅著名兄弟娚妹十餘人父母亡三年之喪畢會兄弟分財見物之有色者則曰與某奴之有實者則曰與某某破弊羸劣者則曰此父母之意也我其為之以妹李廷堅之妻無家又欲以

本宅與之諸男固諫家舍傳之長子眉叟曰均是父母
之子我不獨有家也即出所有綿布為廷堅買家之資
一門之內人無間言青坡劇談

車軾號頤齋松都人其母在松都患帶下疝積年藥不
效時軾以直講差 恭靖王園寢典祀官為其松都不
遠仍之歸覲也至園寢別致誠意沐浴蠲潔凡粢盛饌
品無不躬自監臨禮既畢歸卧齋房假眠有宮人傳呼
曰 殿下將引見軾整衣冠而進有一衮衣王者御
殿閣軾拜伏階下王若曰向者饗祀多不潔予不歆之
今爾盡誠禮予用嘉之聞爾家有憂云錫爾良藥軾拜
稽而退遽然而覺心異之歸向松都道中有一大鵬攫

大魚盤於中天又有一鵰爭搏墜之輒令拾取即鰻鱺魚即治帶下菁一藥也輒大喜歸而試服母病即差至誠所感移忠於孝可感也於于野談

鷺渚李相國陽元字伯春完山人嘗為平安監司當出巡謂夫人曰此地練光亭景致絕勝宜與庶尹內室一往見之而既到名亭則妓樂不可無又謂其妾曰汝亦陪往相公畢巡還營聞夫人與庶尹內室同會而妾稱病不往心疑之詰問家人審知妾於是日自擇善琴歌妓獨娛於別所即召而責之曰汝之不往必嫉於家中為夫人侍者而屈禮於庶尹內室也且夫人張樂而汝何敢別做於一會也長此不已必亂吾家即為放出公

私記聞錄

李正學基全義人清江濟臣之孫而吏書參判行進及副學行遇之父也兩子俱顯於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隷常時禁酒嚴一日某宰佩壺來副學與之飲正聞之使奴招副學則捽入將杖臀某宰乞寢踵副學而至閽者入告某宰乘軺至入門矣正大聲曰吾子違吾言故吾杖之某宰獨無父乎其宰大駭不敢入從外還去先輩之嚴束子弟如此

亦北南政丞以雄字敵萬宜寧人忠簡公智之後也有孫娶於李同知蔭春家新婦將謁公姑以服飾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見南公素儉富見稱而其能遵法

制嚴束子孫如此
厖村黃翼成公喜字懼夫長水人世宗朝爲首相三十餘年喜怒未嘗一見於言而遇奴僕未嘗加以箠楚嘗幸侍婢與少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嘗語曰奴僕彼亦天民豈合詬使之也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僮狂童謂必拏吾輩去也驚懼皆走入暗中潛聽侍僮至則曰將柳筥来々々々々則將梨以與隣童竟無一言李文康公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投謁於公々出綱目通鑑一帙命文康書題目俄而有悪婢持小饌倚公座俯視文康回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々也公

笑曰進之既進〻之則有小僮數輩皆襤褸跣足或踏公衣或挽公鬚盡攫其饌而食之且毆公〻曰痛矣痛矣小兒者皆奴僕之子也

尹文憲公子雲字瑩之號松人文度公淮之孫桐軒紹宗之曾孫也為咸鏡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㐫徒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夕賊又作亂殺監司申眄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刃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惧而退哺聚之徒恣行脇聽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泰然迄不動心賊悔之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而卒全身還筆苑雜記

尚友堂許忠貞公琮字宗卿陽川人梅叟愭之曾孫野堂錦之

四代孫也自少沉毅常於行路未嘗見左右凝然若沈
思者或至迷道嘗結同儕讀書偷兒入其室盡將衣履
去諸伴莫不懊恨公怡然不以為意取筆書壁上曰既
奪吾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奪鞋兮竊為盜先
生不取也識者始服其量及釋褐為軍器直長有日食
上疏論時事凡六語多批鱗　上趣台內閤疏中語佯
加威怒以試之曰予無十旬返以麵代犧之失爾何以
予比於夏康梁武命力士擁下以圓杖杖之傍侍股栗
上又取匣劒擲膝上令曰見吾劒拔盡匣則令行斬徐
徐拔出霜刃照人閃閃垂盡力士方挾斧鑕目其劒以
待之公猶不變色對隨問無錯　上還納匣劒曰真壯士

也自是大奇之終至大用龍泉寂記

丁泰安公玉亨字嘉仲羅州人月軒壽崗之子也為直學時於道中逢一使酒者謂執控曽縛已曳其髮批頰無數其執鞭者雖見曳而猶不釋控丁公随其控者見曳而或東西良久而終不怒使酒者力疲乃觧去五六步復來拜於馬前曰大人當作政丞云公竟唯〻而不問

柳司諫忠寬高興人英密公清臣之後也判書申公濟之甥也新婚不多日柳判書辰仝弱冠時訪忠寬于判書家方營室掘土成坎黄汚實其中辰仝使氣多膂力一揖之後不交一言抱持忠寬投之黄汚中舉家大駭

之忠寬不變色出坎而笑辰公握手稱謝曰真吾友也
遂為莫逆之交於于野談
明朝時大司憲趙公士秀與沈相國連源同入經筵趙
公啓曰領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奢至施丹雘極
為不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矣 明廟慰
諭及其退出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
還家盡洗其丹雘時論韙之
宣廟御經筵領相盧守慎與修撰金誠一入侍金公啓
曰領相盧守慎受人貂皮作長衣豈意守慎有此事耶
守慎避席謝罪曰金誠一之言是矣臣之老母多病每
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救貂裘於族人邊帥〻〻以給老

毋矣 宣廟兩美曰大臣臺諫俱得其體予甚往焉盧
相素與金公相切自此益加敬重此 乃祖宗朝美事
故記竹窓閑語

素閑堂柳孝靖公廷亮字士龍全州人全陽永慶之孫
也有器量才幹嘗納伶官孫某女為妾而非其願也鄭
公致和時居臺職論劾之柳公子叅判淰與鄭公相遇
輒避之不見一日鄭公往拜柳公々々命叅判出見屢
促而後始出柳公戒之曰吾實犯科鄭公之論當矣鄭
門不以私究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有憾自今往
来如舊勿復介意叅判不敢違遂相友如初人服柳公
為長者鄭公益加敬重焉公私聞見録

朴掌令啓榮於丁丑下城後見金公尚憲不出仕以不
蹕之日彈論而後金清陰之孫壽興長地部朴臺之子
信圭爲郎官意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金公曰私義
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讎廢朝家揀用之人乎勸之出
仕與同事

光海朝倖門大開後宮用事人家奴婢之叛主投入者
相續東陽尉申翼聖奴崔奇男有能詩名自號龜谷爲
一時文人所賞譽一朝叛其主而投屬幸昭媛房　仁
廟反正後奇男還謁本主申公〻〻曰使奴叛其主者
當時君上之禍也是以失國豈可追責於一賤隷哉待
奇男無異平昔少無幾微色

李判書湏字子淵完山人棵之孫也為户判時任叅判義伯為郎廳有清將来索琮品倭釼李公使任督市人覔納屡日始得一釼以進則李公受以藏之私室又令更進一口市人大以為怨任叅駿妄加醜詆於衆會之處而不敢違更得一口而進大不及於前者公命遺清將〻〻喜而受之未幾清帝求寶釼甚急李公以前日所藏者出給曰笑曰郎官今猶辱我乎盖先料其必有清帝之求而藏之在官府或為人所摚仍留私室以待之其料事揣情非凡人所及閑居漫録

朴文肅公錫命順[illegible]天人靖亭公可與之子少時與恭靖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其傍顧視之則由是

奇之友益篤及　上即位錫命寵位隆極十年爲知中
事陞知政丞府事兼判六曹近代人臣無比其爲承旨
時　上曰誰人代君任喉舌錫命曰朝臣無可者惟承
樞府都事黃喜真可人　上遂用未幾代朴公爲承旨
終爲名臣世人謂之朴公知人慵齋叢話
趙文節公元紀字理之靜庵叔父也微時與鄭虛菴希
良交深希良爲翰林元紀往訪之留兩共宿至翌日名
官達官呼謁塞路者不可勝紀客去希良曰名流訪我
緋袍子之心艷彼耶曰日寒如此抱關猶勝我况彼金
馬玉堂士耶曰子無艷彼特朝露耳若子者窮四十達
四十壽在其中未幾元紀渡漢江船敗淪水底忽思希

良之言曰康節豈欺我曰散髮直截水底瞑目行達于彼岸而不覺其陸也路人恠之曰彼手足行者何人目視之已陟沙平院矣後四十始達官至贊成壽過八十於于野談

俞提學孝迪善文章兼詼諧嘗在集賢殿諸工論作詩工夫俞曰古人以詩三上尤可以屬思馬上廁上枕上也余則不然在三中諸君子曰何也曰閙中醉中月中也諸君子笑曰君之三中果尤於三上耳 華苑雜記

世宗初設宗學聚宗親讀書順平君年過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而學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七字君尚不能讀曰僕今老鈍只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之不撤又

謂僕從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吾窘臨死聚妻子吁讀
曰死生大豈不關心但求離宗學是大快也慵齋叢話
李知事自堅字子固星州人愛妓待佳期嘗拜江原監
司將行妓以一破扇贈之周朞遞来不改他扇畢境只
手破扇竹數箇而已聞者爭笑李公曰諸公勿笑此真
能中庸之道者也曰何也曰不云得一善則眷〻服膺
而勿失乎聞者絕倒蓋善者扇同音故也思齋摭言
有尹斯文者善戲謔嘗曰黃致身黃保身黃守身羯鼓
兄翁言面廣而中央細也申孟舟申仲舟申叔舟松舟
申末舟尾甕兄翁言上下尖而腰腹大也崔衡崔萍崔
恒稱鑼鏺兄翁言上尖而下廣也楊汀楊沚楊泂錐子兄

旁言上廣而下尖也其後世以趙彥秀趙士秀爲腰鼓
兄旁言兩面廣中央細也
金絃輝字仲晦姜克誠子實鄭礥景瑞洪天民達可俱
以丙辰生四人爲禊克誠家在南門外蓮池邊乘月而
會家甚貧酒肴酸薄洪天民曰願得一月産一牘之牛
鄭曰吾願得不釀自生之甕克誠曰吾願得不衣不食
之妾一時皆以爲三絶金絃輝有詩曰風流姜子實蘊
籍洪達可景瑞亦能此惟我無才者
鄭公芝衍之爲相也鄭松江按湖南節辭於鄭相曰目
今南徼多戎事甚殷某以白面書生豈任方面之重鄭
相曰議者皆以死節許公公以苦節何性不可松江笑

曰功名富貴相公爲之獨以苦士之節委一鄭澈〻何堪之時以爲名言

書判校彦亨昌寧人嘗爲端川郡守姜木溪渾爲咸鏡監司書與監司姜少時竹馬旣長亦不喪書性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低仰由銓郎由執義屢陷起嘗見姜在癈朝燕山所爲時憤嫉不置丁卯戊辰年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即到郡遂治行具且戒家人備獨酒一桶曰將暮以紺色直領曳巨履牽一奴携酒摘直詰上房呼之曰渾之渾字何在姜聞其聲忽起開門迎謂曰吾在此極有欣慰之色書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飮乎姜自取大盃飮之而無肴書亦自酌而過飮三盃書曰前日

亦為狗彘不若僕欲貽書絕交久矣朋友之情猶有戀戀只欲一見大責後絕之也今日相見矣我當明日去矣更飲一盃又遭酌三盃姜低首無所言但垂涕而已明日曺果棄官而去曺即南溟先生之父也其義激之風蓋有所自云寄齋雜記

李延陵好閔嘗鎮白漢陰李公德馨謂曰公位至崇品復何所望而去白耶延陵曰非有他意也漢法至重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不得不除漢陰大笑涪溪記聞

酒隱金翼公命元字應順慶州人千齡之孫萬鈞之子也少時落魄於花柳間嘗聘一娼娼為宗室其妾每夜踰墻相從一日夜為宗室所縛事甚急公兄慶元為掌

令閽知公遣禍即馳往則門閉不得入矣掌令大呼排門而入曰我乃金慶元吾翁氣豪無檢得罪於左右罪固當死〻無足惜但方占式年初試實學甚精必捷文科左右以義氣聞於一國何忍以一女子殺一才子乎宗室素豪俠好義節下階迎之曰吾不料佳秀才有是事即令解縛置酒〻酣謂曰君若登今科我當以是妾奉君公果擢果科三日遊街之時詣宗室家謝其意宗室遂以其妾歸之其女後為靈川尉所聘以罪流義州公方鎖直弘文館遠出餞于郊為臺諫所彈公任放如此紫海筆淡

夏亭柳文簡公寬字敬夫文化人麗朝名臣公禮之六

世孫也公廉方正直雖位極人臣茅屋一間布衣芒鞋
澹如也公退之暇敎誨不倦摳衣紛集有來領之而已
不問姓名之皀在興仁門外時聞史局於金輪寺ㄷ在
城内公領修史嘗以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輿馬或携冠
童嘯咏往來人服其雅量嘗霖雨經月屋漏如麻公手
傘庇雨曰顧無傘之家何以能堪夫人曰無傘之家必
有所備公笑之筆苑誰記
西平韓文靖公繼禧字子順領相敬之孫柳巷脩之曾
孫西平府院君繼羙之叔上黨府院君明澮之再從兄
也一門富貴赫然而公氷蘗自守家計凉薄朝夕菜𩛰
一門設門會於上黨第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家道

窘艱盡思所以處之座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公之失末言微物不足補情之意遂以與仁門外鼓巖下楮田種十石者獻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聲共贊勢不中止然後始受之老少咸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厚之風矣寄齊雜記

李翼平公克培字謙甫廣州人忠僖公仁孫之子遁村集之曾孫也素有清望其翁克墩以貪婪取譏一日造翁墩家入門見廡下有熟麻新索延掛於短墻之上公却立而問曰此索来於何處克墩不能隱直告曰司僕寺官員有相知者使用洗踏而送来心怒曰司僕之索當縶司僕寺之馬何爲掛汝之庭乎遂承軺不顧而去

太史公曰　祖宗朝宰相如此民安得不富廣倉廩安得不豊溢乎松窩雜記

鄭新堂鵬海州人性清簡不樂仕宦於朝除青松府使赴任卧治成昌山希顏少與相善時為領相通書相信曰索栢子清蜜鄭荅書曰栢在高嶺頂上蜜在民間蜂筒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愧謝

鄭校理鵬居善山以清節自守時柳子光賓姦自恣氣焰傾朝公以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候之禮婢子必以熟索堅縶其臂著署而送返則解之欲其覺痛急往急來不使遲留於彼家也公之入直擧家絶食夫人求貸於子光家欣欣謂曰親戚之義在於相恤而校理果於剛

悛吾豈恝然予即納米於帒盛於缸載於驢而送之公出直見其玉米飯問其所得處夫人直告之公推案笑而起曰入直之朝買沱濘作粥饋我〻知其窘乏而不爲措置之是我之失也非家人之過也遂辯得準其所用並與本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如此上仝

龜亭南忠景公在字敬之宜寧人好酒多畧然謹書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棋終日不倦人問其故答曰人生有氣必有言語〻則不及朝廷者鮮矣終日着棋可以避言諱矣人服其謹慎

安公坦大家世寒微而性極淳謹有女入宮爲　中宗大王後宮是爲昌嬪持身謹慎雖隣家火光到門詰

責只引過遜謝而未嘗一發憤捷之言辭及嬪生 王
子遂杜門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
德興大院君寔生我 宣祖大王入承大統安公處地
尤尊貴而不變賤時之心身不着錦緞曉以老病夫明
宣廟欲榮其身微以尚方所進貂裘賜之恐違雅志使
人試之曰主上方製貂裘以賜公旣賜之後公不敢不
著安曰我賤人着貂裘死罪違 上命亦死罪死則等
也無寧安分而死也 上知其意不可奪命家人稱以
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尚方狗有別種乎毛
之柔細可至此耶爲加於身 宣廟之於安公爲外曾
孫不過厚其衣食而已未嘗加一命之官盖不敢私人

也 孝廟朝追贈右議政公私聞見錄

丙子年間 莊烈大妃疾瘳後問 顯廟幸後苑大妃召諸公子投壺射的使其魁者乘馬居末者扶鞍籠呼唱於前導樂善君浦居末大聲呼唱作辟除狀少無幾微見於色又樂善負所聘婢隨夫入入宮 上欲資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以行樂善負之甚謹汗流摘地不聞命不敢捨人知其必能保全終始矣果終得年五十五

洪咸平公允成字子信懷德人性勤儉雖為首相而種蔬殖貨無不致意其視去機拔蔡不無可愧而比之玩歲愒曰為有愈焉嘗路遇二小民圍棋駐馬問之曰此

無盃之戲何也此亦可食故也責令食碁子
柳斯文淦有詩才少時遊嬉青樓嘗以一絶書娼家壁上曰半世青樓宿人間積謗喧狂心猶未已白馬又黃昏一日鶴溪李相國山海自宴所醉歸勢不能及于家借入路傍人舍而止卽娼家也旣醒見壁上題而大驚逢人輒及之滿城一時傳誦露湖詩話
朴校理篪字大建密陽人遯栗之孫也年十八登瑞蔥臺庭試壯元時命官朴思菴淳疑其年少居魁卽刻呼韻以試之其詩曰文武取才禁苑春夫顔高處物華新暮來唱罷黃金榜謬誤君恩總一身二十二以校理爲李鎰從事殉節尙州

李白沙恒福有賊息擢婚招石洲之姪權侙以三色桃
爲題呼韻即應曰夭桃灼〻映踈籬三色如何共一枝
恰似美人梳洗了滿顔紅粉一均時公即令涓吉侙年
年十三

吳西坡道一字貫之海州人忠貞元謙之孫也幼時逐
童隊至壯洞水閣時諸名官會集見吳容貌問曰爾乃
誰家兒荅曰吾乃湫灘之孫公輩不知湫灘翁耶諸人
異之問能作詩否荅曰飲一大白可矣即擧觴屬之以
三字呼韻應口對曰樓頭醉卧吳挺一松下吟詩析道
三諸人責用長者名吳荅曰析道三吳挺一會出韻三
字安得不慕一座悚然又有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

水滿三江秋萬里趙松谷復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玄湖瑣說

許文景公稠操心清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弟皆用小學之禮毫忽細行皆自勤慎人言許公平生不解陰陽之言公笑曰然則詡訥何從而生時有欲革娼妓之請上命問於政府大臣皆言革之爲當而惟未及公人皆意其猛論公及聞之乃啓曰誰爲此策男女人之大慾而不可禁者也爲邑娼妓公家之物取之無傷而若禁此則年少朝士奉使者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英雄豪傑多陷於罪臣意則以爲不宜革也竟從公議因舊不革慵齋叢話

洪大司憲興南陽人忠定公應之旁也不由科第歷陞
承旨方伯而進敍都憲極論任士弘奸邪久必為國家
禍又劾韓明澮恃功弄權之狀風采凝然朝野震懼人
不敢干以私公與李陸隣墻居甚相善李方搆堂樹柱
於礎井々有度公以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
八國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盡毀
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又能內強外和
雖至賤之人待之必款洽嘗遇大旱民間禁酒甚嚴有
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攔公下輅曰進賜進
賜此不好手何禁酒也公曰好哉々々爾等勿濫觴以
傷財一市中擧嘖々不已其後田霖為判尹行過　王

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問閭多少高下尺數自有其法甯有憚死慎無踰也今暮當過既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毀之長者短之不敢犯法也霖咆勃徐謂曰當初既違制姑不可饒但已遵行姑俟數日用治前罪其人頓首而退史氏曰洪公偉人雖不足言田公武夫臨官用法無所吐茹其時朝廷紀綱之尊人物氣像之大歟猗歟盛哉寓齋雜記

朴久堂英字子賓密陽人以金海府使在衙軒有東隣哭聲急呼刑吏往捕其女而来問曰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女呼擗曰吾夫婦同居無間隣里所共知在下庭人齊聲曰然方無他疑公使人撻其失

屍而来内外上下視之無痕公令軍校有力者逆臥其
屍果有竹刺長大如中指者迸出公即縛其女曰吾固
疑爾有私通言之遂伏曰某里某人約與同居乘其醉
寢行凶發軍急捕之則發軍急捕之則其言符合乃置
於法人問曰何以知之公曰初聞其哭聲不悲故遣来
而檢屍之際雖擗實有恐懼之色故知之耳公學問精
微邃於易理又博觀著經驗活人新方等行于世上仝
李相國洸為守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為 仁
祖大妃前侍女憂愁涕泣 大妃見而哀之使淑敬公
主請于李公以輕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余雖親
承懿教不宜順旨屈法況以曲經乎願公主更無為如

此之請 大妃聞而愢懷
顯廟益加敬憚公主即李公妹孫興平尉元夢麟之内
也
政院故事諸承旨敬都承旨莫敢戲言不敬者行罰宴
洪暹嘗私名妓俞姫時宋生亦閑情甚昵及暹為都承
旨李東皐浚慶為同副承旨時宋生逝暹嘆曰與吾同
年同月同日時生而今亡焉窮達豈如是不同哉浚慶
曰都令愛俞姫宋生亦愛俞姫非徒命同行事亦同也
諸承旨相顧失色於是行罰宴于浚慶之家凡七度而
後已浚慶曰雖使我傾家敗產語頭甚好不可不語也
於于野談

弘文館輪番遆職即唐朝瀛洲十八學士故事也姜紳鎖直四十餘日無遆更者狗繫禁中時物已變不勝其苦其兄緒長醉不肯来一日乘驕而至紳一喜一怒曰何兄氏長醉於家而困我若是緒佯怒曰我戀慕而来何敢怨我拂衣而出走又牢直許多日

新羅紹智王正月十五日幸天泉寺有烏啣銀榼置于王前榼囊有封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則二人死不開見則一人死王曰二人須命不知一人死有大臣議曰一人謂君二人謂臣也於是遂開見則其中書曰射宮中琴匣王馳還入宮見琴匣持滿射之匣中有人乃内院焚香僧也與妃私通者也將謀弑王已定其期

妃與僧皆伏誅王感烏之恩是年是日作香飼烏俗謂之藥飯至今遵之以為名日俗言食飯當於烏未起之時蓋天泉之事也

歲時名日所舉之事除夜前日爆竹鳴鼓而遂出曰放枚鬼清晨附畫物於門戶牖扉如角鬼鍾九之狀者田群邪除日相謁曰過歲元日相謁曰歲拜元日人皆不事事爭聚遊新歲子午辰亥日如之且兒輩聚蒿草燒園苑亥日燻豭喙于曰燻鼠喙諸司限三日不仕是月十五為元夕故設藥飯二月初一日曰花開乘晛散松葉於門庭俗曰惡其臭虫作針辟之也三月三日上巳俗云踏青之節人皆出遊郊野煮花設酌作餻而食四月

初八日俗言釋迦如来生辰也是日家〻竪竿燃燈豪富大張彩綳以為樂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虎於門從菖蒲於酒都人樹棚於街市設鞦韆之會六月十五日曰流頭世俗目以是日為名用作水團餅而食之盖槐葉冷陶之意也七月十五日俗稱百種僧家聚百種花果說盂蘭盆婦女全集納米穀唱亡親之靈而祭中秋玩月九日登高冬至豆粥庚申不眠亦皆古之遺意也

慵齋叢話

元朝飲屠蘇酒古俗也少者先飲老者後飲今俗又於元朝晨起逢人呼其名應之則曰買我盧踈是乃賣癡皆所以免灾有人元朝絶句曰人多先我飲屠蘇已覺

襄逢負壯圖歲〻賣癡〻不盡猶將古我到今吾殊佳
中廟朝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為正元夕踏過十二橋則
消本年十二月朔之災於是婦女稍賤者以比甲蒙頭
徒步以行賤女則相聚作黨耦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賴
子弟三五成群躡其後事甚醜穢　明廟朝臺諫拿捕
治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絕男子勿論貴賤至今以是日
踏橋成群稗官雜記

祭用油蜜果本於佛供蓋素物中最佳者無過於此蜜
果也故麗朝及我朝中葉以前全用佛教遺父母喪者
皆用素祭而以蜜果最上矣今既復古用魚肉而仍用
此甚不當也好禮之家多不用而尚踵舊俗過半晦軒

雜錄

高麗文宗時禮部尚書鄭惟敬立糊名取士之法凡赴試諸生券首書姓名本貫四祖糊封試前數日呈試院其後國朝擧科之法漸備糊名券首與高麗同其收券官封彌官校同官易寫等事皆遵元朝制兩項場始於世宗朝或講經或製述隨時不同筆苑雜記

李延城石亨魁正統辛酉生員進士試又魁其年之科一年三魁設科以來未之有也其後申叅判從護魁司馬試又魁殿試又魁重試李判書承召權翼平擘尹斯文箕也箕魁初試會試殿試李賛成珥甲子魁司馬又魁文科會試殿試東閣雜記

權翼平擘庚午鄉會試三試皆壯元全郡守秀光亦於
鄉會殿三試皆居尾時人笑曰三場壯元古今多有三
場居尾天下必無筆苑雜記

國朝李石亨裵孟厚皆生進壯元金慕齋安國嘗慕之
入場二場皆好至俱壯元考官抑一試爲第二心常憤
之及爲考官金絿自菴二場文俱在一等公力爭之爲
兩場壯元云巳人識小錄

南袞登第唱榜日與同年詣先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
紅戰階前呼恩禮袞趍往則其先生語袞曰爾以不得
第一爲憾耶中朝則蘇東坡我國則余皆爲第二名汝
可以此自慰而無憾也暗中不識誰某頗怪之使從人

問其先生傔從則乃是金駙孫盖濯纓平生以不得壯
元介然於懷而適南袞爲第二因此呼南袞而所言若
此以泄平日不平之意云 丹汀漫錄

鄭都憲弘溟李判書明漢李政丞行遠赴大科會試終
場製策日考官以初場試券一張書高等揭而示之曰
舉子綴文當法此作乃李判書所作券表也判書知其
入格無意製策周覽諸友之文言利病鄭都憲持席避
去曰人必疑我顧籍於君不可同座李政丞曰吾亦必
獨坐先輩避嫌潔己如此 公私見聞錄

成廟嘗遊後苑題一句於亭柱曰綠羅剪作三春柳紅
錦裁成二月花越三日更出閑步見有續成一句曰若

使公侯爭此色韶光不到野人家　上大駭竆問誰人所作乃後苑門直軍貴元之作也　上招前問之其由則乃寧越校生落講者即令賜第榮顯於世

崔判尹演能文章姿容都雅有潘岳之美二十三登第諸公見而愛之其為讀書堂弘文以是也　靖陵以手儀為賞嘗夜對連日内官禀其數々　上曰欲見崔演之容盖公方為修撰也巴人識小錄

李完平翼在戊戌己亥間除吏曺判皆固謝不就　上聽之及命相特擢公　上曰余未見辭吏判者此人再辭之其可相也巴人識小錄

顯廟嘗下教曰　仁祖　孝宗每以金宗直不典文衡

為國朝文典鄭斗卿雖老病不得行公以其文章終不
得太提學書於丹旌豈不寃乎蓋　聖意以鄭公以朝
夕逝以華其御而恐朝臣不知　上意而彈駁之有所
趦趄也鄭公至提學終不得主盟詞源之難於此可見
聖上謹於官人而亦有數存乎其間也公私見聞錄
洪中樞逸童字日休南陽人氣宇卓犖嘗於上前論斥
佛事　世祖作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鈎
来逸童論斥自若左右佯以鈎撫項者再亦不顧懼色
世祖壯之曰汝能飲乎逸童曰豈敢辭卽賜一銀盃健
倒　上曰頗畏死乎逸童曰當死則當生則敢以生死
易其心乎上嘉之賜貂裘慰解之筆苑雜記

孫賛成舜孫家在明禮洞上層一日 成廟晩與二宦登景會樓遥望見南山側有數人環坐林薄間 上認其為孫公亟使人視之孫公果與二客飲濁酒盤有一黄茄而已 上嘉之即令備酒肉馳賜之曰戒之曰明日慎無謝他臣知之必嫌其偏公與客稽首滂泣醉飽明曉又來謝 上召見責其不遵誡公泣曰但謝恩何他計也 奇齋雜記

明廟常御後苑入侍之臣皆賜酒尚政丞震素不飲醉仆道左臨還宮曰左右知為震 敎曰大臣在傍過行未安令以帳圍幛後乃進輦 筆苑雜記

金判書時讓奉命巡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期拿致鄕所

於刑板露臂將杖之忽有自外而入者以身架於鄉所臂上乃判書女婿李道長而所縛之人即李之叔父判書叱之曰吾豈忍一女婿而廢法乎命羅將推出而杖之李道長即判書元楨之父而官經翰林吏郎者也 公私聞見錄

朴武烈公元宗字伯胤順天人昭襄公仲善之子文肅公錫命之曾孫也有不貲之功振主之威 中廟每引見元宗其罷出也必下床俟其出差備門乃乘床元宗聞自此每罷出必蹇裳疾趨顛倒喉喘出門而後已曰人臣逢此優禮豈有善享其終者乎自此多近婦人飲醇酎遂疽發背死三十六為領相及卒年四十二於于野談

李平靖公約束為人頗侵雖至碩揚人見之高不過別
侍衛則甲士也甲士番上六朔而遆公嘗以成均主簿
還鄉為歇馬于院樓上縮坐一隅有一人著新鞭揚〻
而来至樓上詠壁上所題杜牧之詩六朝人物草連空
云〻而不觧文義以朝為朔以連為達公不欲斥言但
微諷云六朔〻〻其人曰此非汝輩番上之六朔汝何
知之毋談焉及進晝飯有野鷄炙其人曰此汝手技乎
可分食公笑而與之及至其邑校生祗迎其首者其人
也公下車欲問則已逃矣搜聞瑣語
處士許格號滄海文靖公琛之後也少學詩於東岳得
其傳崇禎丙子以後遂停舉業自稱大明逸民足跡罕

至城市年八十餘以壽終于家其春帖詩云栗里淵明宅荆州王粲樓眼前無長物江漢一泝舟李白軒景爽嘗赴京滄海以詩之曰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無帝子何朝其節槩如此臨歿盡焚其槁題一絶簇〻千峰削玉層悠〻一水繞村澄臨流欲斫桃花樹恐引漁郎又武陵以見其志玄湖瑣談

朴叅判以昌尚州人安信子也可倜儻不覊嘗為承旨陪　駕而行路傍士友設幕觀者無數有一玉女玉手鉤簾半露面公大昌曰纖〻玉手可以執可以摟芳同僚曰彼必良家女君何發言如是公荅曰彼爲良家女則我不爲良家子乎左右皆噱慵齋叢話

二樂亭申文景公用漑字漑之高靈人叔舟之孫也天姿豪邁性嗜酒有詩呼老婢相與引滿大酌醉倒而止嘗養菊八盆秋高盛開入置堂中賞玩不已謂家人曰今日當有八嘉賓至矣備酒饌以待之日將暮而寂然無客家人稟曰已具盤矣公曰苐可俟之月旣上花光月影爛熳交絜公呼曰進酒指八盆菊花曰此吾嘉客也各陳盛饌公曰我當行酒以銀桃盃各進二盃而罷公亦醉矣

安僉知宗道鄭僉知復始以同年及第入槐院鄭座次於安下檢責甚嚴鄭苦之作詩曰荆江波濶訥魚肥樓院春深白日遲無可奈何安正字不如帰去鄭權知盖

鄭家在荊江云
趙滄江陳宰臨坡也蘭谷宋進士民古自韓山寓來訪於縣令開座時甚喜夕酬酌酒盃宋醉倒殆不省事郎以官馬駄送縣齋滄江隨後到宋下馬倒卧縣齋瞋目視之曰吾詩成矣仍即吟曰昏〻溽暑醉似泥送客風驪散碧蹄官路驛亭和夢過不知身已小橋西滄江吟咏嗟賞

蔡湖洲裕後字伯昌與東溟斗卿入試院東溟為正言不干校考而時見落幅則必稱奇蓋譏誤考崔若之曰吾雖不文忝主文柄君雖文章職是臺諫不宜越俎東溟大怒自拔其鬚而大呼曰伯昌乎爾偶讀東策登第

主文幸耳吾視甬文衡有同腐鼠何敢嚇我乎蔡鼎笑
而解之因呼酒以勸請賦詩時當十月雷雨大作而科
則式年會試也即拔筆書之曰白岳蒼雲一萬重夜来
雨滿池中傍人莫恠冬雷動三十三魚盡化龍 孝
廟朝聞而嘉之曰嘆此詩足以攘灾也壺谷詩話
金濯纓馹孫字秀雲金海人節孝克一子也少有盛名
武宰相近之為婚馹孫佯若不文上山寺鍊業為書囑
舅短札寂寞無辭只稱文王沒武王出周公〻〻召公
召公太公〻〻其舅覧之不樂藏之袖中適文士見之
良久悚然驚曰是何奇才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方言
履底曰昌足為發言履獘足出也周公名旦召公名奭

太公名望言朝夕望也舅大喜買履送之及其妻兄弟同赴東堂試初場醉眠曳白而出中場又如是及終場盡粘三場數十幅而入考官問策以中興為目而宋高宗齒於歷代中興駙孫捲其題入試官之前曰宋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犬戎豈與殷高宗周宣王並列於中興之主請改之考官大慚改之駙孫乘半醉揮灑數十幅而日未斜矣其舅問其子曰金生今日又曳白雅對曰今日則荒言亂辭涴墨而來不知何許語也及掛榜之日使人往視之駙孫曰汝往上頭第一名無我即還勿復往視之果第一矣妻家大驚待之殆盡敬焉秋江冷話

林白湖悌字子順羅州人鵬之孫也少時與友行過一巷〻有宰相家大設宴享饗客其主人素昧平生悌謂其友人曰我曾與是主有舊分君亦從我叅此宴乎友曰諾悌曰且立門外待之我當先入邀君友依其言立門外悌先入揖坐席末默無一言客或附耳問主人曰彼子主人之友乎主人曰否主人附耳問諸客曰彼子客之友乎客皆曰否言訖相顧冷笑悌始發口言曰僉笑我耶我不足笑又有益可笑於我者久立門外望我口而待食主人大笑與悌語未終知其豪士即招門外客共飮而罷門外客以爲悌與生人有分終不悟唐突籧篨以買已 石崖雜記

金乖崖守溫長於詩文拙於治產每布書籍於席施席於其上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氊也門前有大槐樹嫩綠成陰公令奴鉅斫人惟之答曰家無薪欲炊飯也慵齋雜記

孫比長字永叔少時赴生員試及榜出則亂書姓名比長色沮曰榜無吾名其友指示曰彼苐其行者是子名也比長曰彼非孫比長也系比長也孫字草書如系字也問者莫冷 上仝

李容齋相公荇德水人貌侵性不喜梳洗 上嘗於燕閑問曰卿居家不梳洗然耶對曰臣家有祭祀時當梳洗 上大懽終南叢志

昔韓忠靖公應寅字春卿襄節公確之後也居夷信川地使侍婢服勤水畒四五月之間交稻已再耘相公出看阡陌而歸詑諸老農曰吾家再耘已成蒼雲老農往見之非稻也皆稂莠也盖侍婢生長京城未甞窺田今來初耡皆拔佳禾所培植皆狼莠而舉家眛眛不知

成察訪汝讜以為人不可不知天文一日把炬升屋仰視星宿俯看文書不覺炬火落屋上俄而火起成大驚跳下曰近日火星光芒果有火灾天文信不虛矣菊堂俳語

蔡湖州楙後與鶴谷洪瑞鳳情厚洪公與羲靖社欲拉蔡公共其事而不知其意之如何以詩試之曰少日畏

風波ㄷㄷ亦已多今宵睡足處夢裡定風波蔡公茫然不知其意洪公遂不敢告及勲集蔡始覺之曰我於其若知其事將何以處之乎其不能覺得者天相我也閑居漫録

動人紅彭原妓頗知文句有一兵馬使分道與太守圍棋因宿醉未解曰都護博　千盃酒醉未分東西紅在傍曰太守分營一局棋家不知生死其自詩叙娼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可憐栢舟節自誓矢靡他

鄭海豊孝俊海州人栢亭昜之後而昭平公眉壽四世孫也未娶時夢有人携往一處指紫衣夫人曰此爲汝妻當福汝家海豊覺而心識之旣娶連喪三妻並無男

子年四十七與李兵使真卿居同里困窮不自聊時往来李家對局李有女未家嘗夢外舍睹悖鄭生負與已五卯已以裙子包之盡化爲李聞而與之一日與海豊悖語及四娶事曰君得娶如吾家者何如海豊曰五十窮儒安得此李遂告夢兆以女妻之委禽之日黙觀其其顏貌衣裳及所居房榭窻櫳庭除宛然昔夢之所覩者也既而生五子植獨善檻判書誓樸皆叅判櫝掌令植之子重徵亦叅判而皆以文科顯海豊及見子孫顯榮獨享年八十九

昔漢陽士人崔生其名則忘之矣此人累世公卿家子弟也早以文藝聞既壯累舉不中家貧親老妻子淒凉

門生故吏多顯者而勢去崔門莫肯相恤崔生讀孟子
至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掩卷太息曰我
實不孝也乃束筆硯封硯櫃而藏之集其藁而焚之其
書滿架而托其友明日賣其家受直五百金奉其父母
挈其妻子率家僮二人婢三人往湖西之清州庄〻餘
祭田十餘結茅屋七間奴婢手指十餘牛蹄角三崔生
乃招奴婢誓曰吾與若等約十年田五百結奴婢百口
百頭牛百蹄馬屋五十間日用萬金錢月費布三百疋
聽吾命者人各受百金之賞不用命吾其殺奴婢等對
曰人亦孰不欲富厚是分福何可必乎崔生曰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求則得之何難之有若等但聽吾命勿

愁其不可必也奴婢等心不以爲然而口應曰諾崔生
乃與五百錢使之貿五穀而儲之時湖西大熟百錢收
租二十五斗他穀稱是明年春崔生身操鍫鍤爲農人
倡坐於溝澮之間秋收百石者二之是歲又大有年穀
直比去歲加之崔生乃盡買其祭田十結受錢三千兩
悉以貿五穀並前貿而計之則穀爲四千餘石越明年
夏旱秋潦野無立苗歲則大饑經冬至春老羸塡壑壯
者流散十室九空而皮穀一石直錢十兩未倍之老奴
等請賣所貿之穀崔生不許曰汝往召鄉里父老來〻
則立之階下而告之曰吾家四鄰之窮餓殆死者幾人
矣父老等對曰何人不死無田土者也有田地具牛耟

多男女脤田力農足支一年者皆亦面浮黃欲盡矣此輩今年之糧皆夏枯秋浸而往往立於田中不用刈穫之故耳崔生曰噫盡劉矣我有穀若干石雖不能博施濟衆吾不忍吾鄉鄰之盡劉從某至某錄其人口多少户之大小以示之可守父老應聲羅拜曰此真生佛也歸告其四鄰而錄其户口以呈崔生約日同石其錄中人凡五百餘家一千三餘口分予其穀曰汝等勿愁飢餒力作本業可也於是逐月計口給糧使無損瘠其貴牛而無牛者買與之給其農饁及五穀之種五百餘家用力齊脩勤業趂時任事自相激勸崔生曰吾去年將歛而廢我稼矣今年吾將脩之然十結之田皆賣矣當廣取

他人之田作其收其半乃率其奴婢而躬自監課是歲
果大登穫而分之為百餘石矣五百餘家亦各多收役
畢相與言曰吾輩此皆崔氏之力也五百餘家一千三
百餘口當今年春夏十室九空之時而獨能免苦飢而
全活父母兄第妻子安樂於同室歌謠於南畝者伊誰
之惠也人有如此骨肉之恩而不思所以報德則狗彘
不食吾餘矣衆口一談皆曰果然其中老成識字者相
聚而議曰崔氏之穀乃崔氏祭田十結及京第所賣錢
以今年春穀直論之則四千餘石可受四萬兩錢而顧
此之不賣而活吾屬此天下仁人義士也吾屬只以四
萬兩之穀還之則可謂太薄矣宜以六萬償之僉曰可

矣乃列書户口多寡餱糧及農饁穀種及買牛直錢之數以秋穀錢直計之百錢直二十斗穀通為六萬餘石於是五百餘户之民牛馱馬負首尾相接簇立於崔家大門之外崔生怪問其故民人等皆曰方有事謹當徐對耳皆以其穀露積於外其父老乃入而列拜於庭曰以穀計之則輕於鴻毛以言乎恩則泰山耳小人等敢以鴻毛報泰山崔生曰幾何曰六萬石崔生曰吾固非墨翟之愛伯夷之廉然以吾之穀數較六萬則什而加五是投方寸之餌釣任公之鰲也固辭不肯受父老等曰不然今年若貢四千石則當得四萬兩以四萬兩買京鄉所賣之百貨而至秋出賣則當十二萬兩以十二

萬兩貿租則當得十二萬石今六萬乃十二之半也不
取十二萬而取六萬是不廉乎初不計較利害散於垂
死之衆民而一言及於望報此非愛乎以民人等利害
言之五百餘户一千三百餘口窮春大歛之時雖欲債
錢旣無其路假使得錢其息必不下什五以錢買穀〻
貴錢賤持錢者蒲市擔穀者絶無而僅有如此之際人
其生乎又安能及時爲農百室盈止乎此穀不受則小
人願爲奴婢以報萬一崔生曰汝言及此安得不受乎
民人等皆拜曰穀自外輸感自内結未死之前何日忘
之崔生曰予小受多我實靦然何感之有明年春賣穀
一石錢五百十通爲九萬餘兩秋而貿之得九萬餘石

又明年春賣穀一石直二兩錢通爲十八萬餘兩自此以後錢多不得買穀〻多亦難換錢乃公與五百餘户之識利害者行商馬十年之間貨財充溢皆如厥初誓奴婢之言乃賣其奴婢各百金五百餘户之民亦賴其力凶年則嘗取貸於崔生焉此其章〻尤著者也

韓石峰自幼習書未嘗一日廢至中年自以爲筆已熟矣一日路經鍾閣有一人至高樓〻下呼請買油一人自樓上應之曰汝持器而立樓下吾當從上注之遂俯注於小瓶口無一點之差韓見之歎曰吾筆雖熟不至於是境也歸而益習卒成名筆

李白沙五歲咏琴曰釰有丈夫心琴藏太古音南藥泉

九歲咏月曰衆星皆列陣明月爲將軍二詩可占他日之大貴矣

南春城以雄性剛果其爲都憲也有巫妖術惑衆者拿致憲府將刑之巫能施其術撓公所坐交椅使不得安身左右莫不驚惶失色公毅然不動却交椅而坐席巫又撓之公乃撥席及地衣倚軒壁而坐巫不能撓遂杖殺之

趙龍洲嘗以前大提學下鄉有里中人失鷄欲呈訴於本縣請文於公〻平生不作此等文字重違其言强諾之半日沉吟僅得夫鷄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一句遂思塞適有一枝生来見曰大監作何文而苦思至此公告

以寶校生曰是何難遂一筆搆成公見之歎曰人皆謂我能文章今日之作子乃文章也

鄭相國太和指夫人之腹曰彼腹生壽富貴之子豈不異哉其後子載岳八十餘卒稀壽也載崙以都尉積貲累巨萬巨富也載嵩官至議政極貴也其先知何其神哉

金愼齋少時有親友家婢子持少札来適值大雨終日不得還公不得已止宿其婢於别房其婢年少色美公夜卧心動難制乃起以鑰鎖其門還卧而心猶動又投其鑰匙於屋上公可謂不負其號矣

申明城武人平生不觧文字而喜作詩甞有一句曰木ㄷ

槐木清風多以未得其對為恨有一儒生作對曰相ㄷ
申相風月好盖譏之也又以遠接使行到義州作詩曰
義州風月好刑歷路到處必以其地風月好為首句及
到開城府歎曰開城府惡地詩亦不可作盖以開城府
風月好為句便成六字而不知詩有六字也聞者齒冷
又與子書曰地官吾山所見應政丞出然則好矣
柳懋上崔上舍啓曰貧富在天古今所以順受窮達有
命古人所以自安男兒不能謀身未免鄉里之賤踏飢
寒甚至到骨亦經死生之関頭盡賣祖上田庄更無餘地
不似士子貌樣頗類常人昔者公亦平生涯白頭幼學
父為通判舅為郡守兩班則莫兩班前居水原後居楊

卅一變又一變念昔全盛之時誰能比擬及此瘦疲之後猶自矜誇北梨城南草溪幾年以衙童而來往左酒婢右茶母逐日與官物而遨遊快馬輕裝行路為之指點錦衣瑤席舉世稱之豪華美畓良田勿論豊凶而食蒼頭赤脚亦足使令於前豈意福過災生樂極哀至閭門之喪禍稠疊四顧無親奴僕之散亡連仍一敗塗地前後室所育只有二女一男真外家遺財今無尺童寸土今年比去年不似已絶收拾之望百無一事所成遂至流離之境遂乃毀撤舊居妻娚之家勢稍優盖為依歸之所僑寓他鄉娚夫之手才頻滑亦多藉賴之時春亦窮秋亦窮所謂削鐵去處出且粥入且粥未免豊年乞

兒一片之席門無樞半間之草屋如斗家母之手段甚
大雖使積如山而難支丈夫之身世堪憐直欲攢入地
而不得口尚乳之稚子隨後喜奉杙之有人髮半白之
處女在前欲成婚之無日旣處事之如斯又行身之可
笑身三尺䘥〻不識天高舌一寸期〻半是烏喙容貌
埋沒杳廣大之依稀鬢髯鬑草佐飯之彷彿木履長
戌四節無乃月脚先生騘冠不知其幾年必是天皇同
甲夏月漸熱無邊竹破扇懶搖秋風乍凉有空鞹耳搶
先拂任彼兒童之譏笑尚勤鄰里之尋訪上衣惟一歲
着三四巡居常三字藏於篋裏草靴則兩度出入九孔
雖然十襲掛於壁間平生技能稱一手於將軍老來滋

味開兩眼之闕錢江都未邑倉租一升之逐上先登別差使檢督官萬般之凌辱甘受皺皮生粟盡槳之短褐當袋空腹鳴雷半熟之苦菜如蜜不幸短命但數死兒之年足以療飢亦賴察德之飯尚賴乎父兄德則所恃者書冊若干少從事於詩義只誦洛橋人半句老尊工於科業未忝漢城試一番史略初卷能知之近處之兒童爭聚户籍單子能寫之他洞之常漢亦來押飢鼠於稠中熟不掉頭而走呈悪臭於座上人皆掩鼻而過言語過恭不憚李約正之執友庶恥都喪甘為鄭座首之下風頃刻不入於家閒南村北村遍踏毒草搜出於囊中一竹二竹[illegible]專吞嗚呼人生到此誰識舊日之饒居

天道無知且休陳曆之提起文字半肉談半悉以形容譏羨魚實事魚顧勿嗔怒

蔡希庵常閑居有人來呼侍童曰蔡彭胤在否其人容貌醜怪衣裳藍縷狀似乞人侍童慢罵之曰汝是何人敢呼宰相名乎蔡公適卧房中聞其聲而異之開簾引入與之坐而問曰何所聞而來耶曰聞公詩名矣欲翫賞件而來耳公遂出示私稿其人披覽曰儘美矣公曰子既見我之詩願聞子之詩曰公欲聞之命題呼韻則當賦之矣蔡公以獨釣寒江雪為題呼凝繩鷹使賦七言絶句其人應口直對曰白玉連江萬里凝探深無路下長繩漁翁捲釣空呵手鱸魚誰能薦季鷹詩成謝去

問其姓名不對去

李海皐奴子名愛男者壬辰倭冦猝至　大駕西幸時公以說書直闕中徒歩扈從愛男聞變急具鞍馬遺公於洪濟院以乘公星夜跋涉行到臨津大雨下注夜黑如漆咫尺不辨村民盡逃不知船泊何處舉皆焦遑計無所去愛男乃以火爇江邊村舍通明如晝於是見船數隻繋在江邊得以利涉　宣廟問燒廬覔舟誰之計也侍臣對以愛男　上甚奇之自是御饌必賜愛男愛男每以乾物盛諸布帒至白川而御饌闕供愛男出帒中進之　上尤奇之亂定還都召見于差備門親賜金圈愛男納諸囊中終身不着云

申汾厓善相人閔趾齋嘗問其官達答曰相君之面全無貴氣其不霑一命哉及閔公辭出見其擧止行步招入而語之曰相君之背都是貴格必躋哉後至判書

張旅軒居仁同嘗打麥于庭大雨暴注收置于軒上公年老貌瞿衣冠甚麤頗似村老時本道方伯之子爲避雨入坐軒中而不禮焉卒然問曰打麥不少君似食粟矣答曰能力穡僅免飢餓矣見鬢着金圈更問曰無乃納粟乎答曰近來加資甚多故鄕人亦得之矣又問君有子乎答曰有繼子問在家否曰有役方上京耳問何役答曰方爲副學役矣時公之子應一方爲副學故也又曰聞旅軒張先生在此邑或知之否曰近處少年無知

稱我旅軒矣道伯子聞之不勝驚怯下庭而立曰小子
愚迷獲罪於先生請受其罰公勸使升軒而責之曰士
子言語不可不愼是後須勿復然于後道伯卒子而來
謝其不能教子之罪欲咎其子公力止之乃也
金叅判始振有知人之鑑甞於路上有一童子遇戴水
桶女兒與之戲焉見其容貌秀美使人問之乃閔黯也
知其必大貴許以女妻之及委禽之日金公見之忽色
不豫客問其故曰恨吾之見未明耳渠雖位極人臣其
如不令終何娉吾女同享其樂不見其敗而先死亦何
恨乎後果如其言
晋州有死節武士忠烈祠歲久傾圮上雨旁風塑像沾

濕洪叅知景濂見而慇之語諸營將合力重建營將不應公獨辨財力更建其祠而祭親自將事極其誠敬一日夢有四人來謝曰吾輩賴公之惠獲免沾濡無以酬恩當禱于天使公之子孫世〻科甲連綿矣名羅卒謂曰牧使以文官能建吾輩之廟營將則同是武弁而不能出一文錢不可不罰促使拿入棍打無數仍令引出軒之公覺而異之即送人問營將安否則營將通宵痛魘項忽浮高勻水不入未幾命絶其後公之三子三孫雷玄俱登文科

鄭監司孝成性寬溫雖子弟不輕責汝嘗交一閭巷微賤人引與之坐待以朋友其子玄谷諫曰大人與此交

等級戔矣禮頗損矣正爲諸子羞矣公笑曰交豈論地位哉吾所交者以心也君之朋則皆面也非心也其欲試之耶遂父子乘夜微服而出問曰君之友誰最密也曰某學士即往其家低聲而告曰某父子不幸殺人其人士族且有數子方持刃遍搜各坊曰如有藏匿者必先殺之無敢容接者茲特平日交誼敢來投焉對曰非不欲受家庭有故不得留人又往數處皆貴游也皆如前言不納公遂往其人之家又告如前其人即延入內房謂其妻曰此爺有難如或不免吾輩與之同死須先爛酒壓鶩炊飯療飢洽洽驩驩小無難色公大笑顧謂玄谷曰吾之友與君友交情何如玄谷大愧服

乙亥逆獄志伏法浩追用逆律時有林志浩者呈于禮曺請改其名判書李益炡題之曰賊志之志字逆浩之浩字必欲改之則林巨正之林字何獨不改聞者齒冷

元相仁孫嘗問于李三洲鼎輔曰徐命天李敏坤金載人天地人三才地變爲坤難得其代云李公曰魏昌祖崔益男元仁孫祖子孫三代變爲男聞者奉腹

昔有一都事考校生講有白髮校生挾史畧初卷而入講天皇氏大文都事心悔之欲使落講問曰爾知天皇氏之父名乎對曰亞使知此邑郡座首之父名乎都事大叱曰吾何以知之校生曰今世生存之人名亞使尚不能知小生安知累萬年前天皇氏之父名乎都事大

笑
金沙川幹清苦力學近世罕比有一門生嘗問先生於讀書亦有一膝之工否公曰吾嘗上寺讀書自暮春至季秋凡七個月不解帶不脫笠未嘗鋪衾卧寢讀書夜深欲睡以兩拳相累亂頟其上睡欲深頟便歌墜覺而起讀日以爲常始入山時見播種方始及出山已穫食云盖公誠篤之志固卓然難及而亦其精力旺厚有非凡倫之所可及者存焉
成廟朝時湖南興德縣化龍里有吳浚者士族也事親至孝親沒葬靈鷲山結廬墓側日啜白粥一甌哭泣之哀聽者隕涕祭奠常設玄酒而有泉在山谷中極清可

距五里吳君必親自提壺汲之不以風雨寒暑小懈一夕有聲發自山中如雷轉一山盡撼朝起視之則有泉湧出廬側清潔甘冽一如谷泉往視谷泉已濁矣遂取用庭泉得免遠汲之勞邑人名之曰孝感泉廬在深山之中虎豹之所宅盜賊之所華家人甚憂之旣過小祥一日忽見一大虎蹲坐于廬前吳君戒之曰汝欲害我耶旣不可避任汝耳但我無罪虎便掉尾低頭俯伏而跪若致敬者吳君曰旣不相害何不可去虎即出門外伏而不去日以爲常在於撫弄若家犬豕而每當朔望虎必致一大鹿或山猪於廬前以供祭需周年不一闕猛獸盜賊仍以屛迹及吳君闋服還家而虎始去其他

孝感異迹甚衆而泉席事特其最著者也其時道臣上
聞於朝 成廟特命旌閭賜米帛吳年六十五卒贈司
僕正邑人享之鄉賢祠今上即祚深悪近来院宇之弊
命撤甲午以後祠宗與德儒生列君孝行以聞 上命
獨不毁亦曠典也其祠近頗傷弊吳君之後泰運具其
事来告于大學請自太學行簡通于本邑鄉校令其章
甫同力修葺吾以得聞東漢時蜀人姜詩事母至孝母
好飲江水又嗜魚膾詩妻龐氏去舍六七里汲水以繼
詩刀作供膾一日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每朝躍出
兩鯉以供其用赤眉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先
武拜侍郎中又見稠海拾遺云書嘗人事親盡禮亢旱

井池皆濁毋思清甘之水曾跪而操瓶則甘泉自湧兵
君之事與此若符合契蓋曰至誠感神傳曰誠未有動
者信哉孝感泉至今尚在觱沸瀅澈邑人受護以石等
云此誠自有東國未有之事也奇哉〻〻
李琰小字宗禧家本湖西全義人也九歲值圇室遣病
其父母俾僕一時病卧獨宗禧未痛其父先圇痛已久
而未退熱氣窒者二日全身蹶冷而無省視者宗禧獨
自違〻蹷起病婢急煑米飲飽將力斫破四指血注椀
中滴椀殷赤用箸啓文之䓗攪和連灌用半椀已有氣
息微〻出曼口兒驚喜遂盡用一椀父乃甦發語聲幸
得生翌日向晡氣又窒如前兒號泣禱天又亂斫衆指

於几上血大出一病婢見之驚呼扶擁兒亟渾之使去俾無驚動家衆和血於粥又進一椀進粥時室中忽聞有呼云宗禧汝誠感天冥府已許汝父之生汝其敢心勿悲痛家中内外病卧者莫不聞之皆曰長淵生員教也長淵生員則宗禧之外祖尹謙其死已久矣其父得生即退熱日向蘇完而其母亦繼瘳宗禧事無不稱道籍々里人遂狀報於邑倅々大奇之轉報監營道伯李聖龍給復聞于朝旌其閭宗禧今年三十二來居京師同硯余嘗見之貌端潔莊雅士也夫親病斮指者多矣今以九歲兒行之不計身命不求聲聞不知痛苦猝然出天之孝宜其感動神明續父之命也

國朝文科連代者適村李集子參議之直子右議政仁
孫子判書克堪子中樞世佐子修撰守貞子領議政浚
慶子丞旨德悅子掌令必茂子弼善熊徵以上十一代
文科

李集子之直子仁孫子克堪子監司世佑子滋子若水
子叅議洪男子判決事民覺子郡守廷晃以上十代文
科

李浚慶以上六代文科以下曾孫應教及行子持平厚
徵子叅判耆晚子知事夏源子丞旨命熙合十四代十
二代文科

丁子仍子校理壽崗子賛成玉亨子賛成應斗子大司

憲胤福子監司好善子獻納彥璧子丞旨時閏子丞旨
道復以上連九代文科
丁胤福以上五代文科子司成好寬子監司彥璜子進
善時翰子正字道謙子丞旨思愼以上十代文科
判尹任說子參議榮老子持平章子校理善伯子持平
重子判書相元子丞旨守翰子應教珖以上連八代文科
宋繼祀子正郞順年子府使汝諧子郡守世忠子判書
麟壽子副提學應詢子判决事碩祚以上連七代文科
鄭振子右相彥信子參判協子府使世美子持平脩子
丞旨來祥以上連六代文科
掌令朴栗子參議彝叙子參判簪子司藝守玄子監司

紳子掌令胤東以上連六代文科
同知洪景孫子副溷德子待教繼貞子監司春卿子判
書聖民子叅議瑞翼子監司命耈子右相重普孫領相
致中以上十代文科府尹閔機子監司光勳子叅儀喈
重子判書鎭周子判書應洙子承旨百行以上連七代
文科
閔機子先勳子領敦鼻維重子領議政鎭遠子叅判亨
洙子右議政百祥以上連六代文科
佐郎尹儼子叅判民敎子判書綺子判書趾仁子叅判
容子大司諫尚任以上六代文科
判書李安訥子大司諫坰子判尹光夏子左議政楘子判

書周鎮子領議政澂以上六代文科

我國善者雖多而爲楷範者盖寡金生能書細而毫忽皆精李杏村嵓與趙子昂一時其筆勢與之適韓柳巷脩其書遒勁多得晋法成獨谷石璘之書但縝密而已八十書 健元陵碑筆力不衰安平大君之書專放子昂而其豪邁相上下時有士人崔興孝自稱善而字体麤疎安平邀諸書之遂割而塗壁伯氏成仁與姜仁齋希顔鄭東萊蘭宗号一時善書云慵齋叢話

我東名筆古有金生崔文昌致遠柳政堂公權李杏村嵓韓柳巷脩李益齋賢偰按廉慶壽鄭圃隱夢周若干人我 朝孔漁村俯成獨谷石璘成監司僩廣孝朴耕

醉琴朴彭年巖軒申檣警齋河演鄭判書蘭宗安竹陰
琛安平大君士人崔興李蘊陽谷世讓申伊溪公濟成
遯齋世昌姜仁齋希顏金悠然希壽及其子東皐金河
西麟厚金自庵絿任士洪朴孝元退溪聽松李清江濟
臣宋熙庵寅黃孤山耆老楊蓬萊士彥李玉山瑀白玉
峯光勲韓南崗準成牛溪李鵝溪山海李洞隱義健金
南昌玄成李松溪麟奇李忠元李文楗卞獻韓石峯濩
尹月汀斗壽義昌尹光李浦白松湖振南梨川弘胄張
谿谷維吳脫翠億齡南岐李灘翁核書雪汀文秀李聽
蟑志定申東淮翊聖姜復泉鶴年趙滄江涑李白雲命
命殷沈清平益顯李判書正英柳道溪淙及其子東湖

以升朴白巖恭維及其弟定齋恭輔洪錫龜趙叅判成
明此其表著而近來尹判書淳南永平漢明李察訪載
春俱以善書聞上仝
我朝名畫甚罕近代以來恭愍王畫格甚高今圖畫所
藏多王手蹟尹泙者亦善山水至　本朝有顏仁者中
國自來善畫人物其後安堅崔涇齋名涇山水人物皆
入神妙此外洪天起崔諸安貴生之屬雖名山水皆庸
品惟士人金瑞之馬南汲之山水人物俱優其奇才也
上仝
國朝以來安堅崔涇李興孝姜仁齋鶴林正慶久及其
弟舟林守蕃久金禔李楨李漢汀夢龍金埴石陽正霆

金命國趙滄江涑及其子之耘尹斗緒俱以名畫稱而
今之鄭謙齋敾栁峀隱德章沈玄齋思貞最稱云耳

奇諸利

共四 元亨利貞

獨子孝僾年十ㄅ